

司馬文正公集



10145

司馬文正公集卷之十三

平陽徐

涂水喬人傑



章奏十一

濩澤張

論御藥寄資劄子

嘉祐八年五月二十一日上

臣伏見祖宗以來擇內臣謹信者勾當御藥院以其職任最爲親近恐名位寢崇歲月稍久則權勢太重不可制御故常用供奉官以下爲之轉至內殿崇班則出爲外官此乃祖宗深思遠慮防微杜漸高出前古詒謀萬世者也近歲以來頗墮舊法居此任者往往闒理官資請其俸給久司馬文正公集 卷一三 章奏 一

而不去殊失祖宗之意深爲不便今茲踐祚之初所宜革去積弊率繇舊章竊 勾當御藥院劉保信等四人亦曾自陳乞因覃恩 外官伏望皇太后殿下皇帝陛下各依逐人所 應自來內臣闒理官資者並除正官授以外任別擇供奉官以下素知心腹忠信謹慤之人使勾當御藥院仍自今後凡轉官至內殿崇班以上者並須出外一遵祖宗之制不得闒理官資依舊留任內廷差遣取進

止

竊字下三行遺脫五字原本由來矣不敢妄爲之增

乞令皇子伴讀官提舉皇子左右人劄子

臣伏見陛下差直史館王陶充皇子伴讀祕閣校理孫思恭充本位說書此誠國家之首務聖哲之遠圖然臣聞三代令主置師傅保以教其子又置三少與之燕居至於左右前後侍御僕從之人皆選孝悌端良之士逐去邪人毋得在側使之日見正事聞正言然後道明而德盛心愉而體安福教兆民功流萬世此教之所以爲益也今陶等雖爲皇子官屬若不日日得見或見而遽退語言不洽志意不通未嘗與之論經術之精微辨人情之邪正究義理之是非考行已之得失教者止於供職學者止於備禮而左

右前後侍御僕從或有佞邪讒巧之人雜處其間出入起居朝夕相近誘之以非禮導之以不義納之以諂諛濟之以誑偽雖皇子資性聰明端慤難移然親近易習積久易遷諂諛易入詐偽易惑如此則雖有碩儒端士爲之師傅終無益也臣聞孟子曰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又曰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亦不可得也臣愚伏望陛下多置皇子官屬博選天下有學行之士以充之使每日在皇子位與皇子居處燕遊講論道義

聳善抑惡輔成懿德其左右前後侍御僕從亦皆選
端慤之人使所屬官司結罪保明然後得入仍專委伴讀
官提舉覺察若有佞邪讒巧之人誘導皇子爲非禮之事
者委伴讀官糾舉施行卽時斥逐不令在側若皇子自有
過失再三規誨不從者亦聽以聞如此則必進修德業日
就月將善人益親邪人益疎誠天下之幸也大理評事趙
彥若孝友溫良謹潔正直博聞強記難進易退國子監直
講李寔好學有文修身慎行祕閣校理孟恂清純愷悌始
終如一此臣之所知也伏望陛下擇此三人及廣求其比
司馬文正公集

卷十三 章奏

三

以備皇子官屬臣推心盡忠不敢形迹僭越妄言伏俟謹
謫取進止

上兩宮疏

嘉祐八年六月
二十二日上

臣聞天地交謂之泰天地不交謂之否天地者上下之象
也施諸人事君仁而臣忠父慈而子孝兄愛而弟恭皆泰
也君不仁臣不忠父不慈子不孝兄不愛弟不恭皆否也
泰則上下之情通內外之志和國以之治家以之安否則
上下之情塞內外之志乖國以之亂家以之危治亂安危
之分不在於佗在於審察否泰之端而已矣書曰立愛惟

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自古聖王治天下之道
未有不自孝慈始者也恭惟先帝屬籍之親凡數百人獨
以天下之業傳於聖明皇太后承顧命之際鎮撫中外決
定大策其恩德隆厚踰於天地何可勝言皇帝至性烝烝
哀以執喪恭以致養夙夜憂勞以成疾疹其於慈孝之美
可謂至矣然臣猶竊有所懼不可不過慮於萬一先事而
進言者臣聞金隄千里潰於蟻壤白璧之瑕易離難合况
社稷之重非特金隄也骨肉之親非特白璧也在於守之
至謹執之至固完美無間然後福祿無疆也夫姦邪之人
司馬文正公集

卷十三 章奏

四

專闕主意苟有釁隙則因而乘之於是離間人君臣交構
人父子使之上下相疾內外相疑已然後得奮其詐謀以
盜其大權私其重利自古以來喪國敗家未有不繇此者
也今雖叡聖在上朝廷清明中外之臣咸懷忠良然禍福
之原其來甚微舉措聽納不可不慎臣愚竊惟今日之事
皇帝非皇太后無以君天下皇太后非皇帝無以安天下
兩宮相恃猶頭目之與心腹也皇帝聖體平寧之時奉事
皇太后承順顏色宜無不如禮若藥石未效而定省溫清
有不能周備者亦皇太后所宜容也孔子曰孝哉閔子騫

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蓋言誠信純至表裏著明而
佗人不能間也孟子曰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也蓋言骨
肉至親止當以恩意相厚不當較錙銖之是非也臣愚伏
望皇帝常思孔子之言皇太后無忘孟子之戒萬一姦人
欲有闕說涉於離間者當立行誅戮以明示天下使咸知
讒佞之徒不能欺惑聖明也方今天地鬼神群臣百姓鳥
獸草木皆恃兩宮以爲安若兩宮懽忻於上則天地鬼神
得以歆其禋祀鳥獸草木得以遂其生息况群臣百姓孰
不保首領以樂太平之化哉臣狂瞽妄言不識忌諱惟知

司馬文正公集

卷十三

章奏

五

狗國不爲身謀不勝區區迫切之誠臣光昧死再拜上疏

論夏國入吊劄子

嘉祐八年七月十四日上

臣伏聞夏國所遣使人前日不肯門見固求入對朝廷不
許勒歸館舍臣愚竊以陛下繼統之初四夷之人皆欲奉
望天表窺覘聖德又聞邇會不安意謂未能視朝所以犬
羊之心敢爾桀黠今若深閉固拒不聽入見則必疑有所
隱避益足使之驕慢况卽日陛下已御正殿臣謂何惜紫
庭數步之地使之稽首拜伏瞻仰清光庶幾得識陛下神
武之姿知必能鎮服四海歸至其國轉相告語使其蠶蟻

之衆心服氣沮不敢窺邊此所謂上兵伐謀不待戰而屈敵者也取進止

論進賀表恩澤劄子

嘉祐八年七月二十六日上

臣竊見諸路轉運使提點刑獄知州軍等各遣親屬進奉賀登極表至京師朝廷不問官職高下親屬遠近一例推恩乃至班行幕職權知州軍或所遣之人不係親屬者亦除齋郎及差使殿侍此蓋國初承五代姑息藩鎮之弊故有此例後來人主嗣位之初大臣因循故事不能革正然以理推之國家爵祿本待賢才及有功效之人今使此等

司馬文正公集

卷十三 章奏

六

無故受官誠爲大濫况近日官吏繁冗十倍於國初之時朝廷深知其弊所以數年前別定條制減省諸色奏蔭之數若進表之人皆得一官則併又增數百入仕之人尋來減省奏蔭悉爲虛設今縱不能盡罷此等恩澤其進表人若係五服內親者或乞等第授一官其五服外親及下係親屬者並量賜金帛罷去庶幾少救濫官之失取進止

乞簡省細務不必盡闕聖覽上殿劄子

臣聞臯陶贊於舜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蓋言人君明則百官得其人百官得其人則衆事無不美也又

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隳哉蓋言人君細碎無大略則群臣不盡力群臣不盡力則萬事皆廢壞也此二者治亂之至要也荀子曰明主好要闇主好詳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故爲人君者自有職事固不當詳察細務也然則人君之職謂何臣愚以爲量材而授官一也度功而加賞二也審罪而行罰三也材有長短故官有能否功有高下故賞有厚薄罪有大小故罰有輕重此三者人君所當用心其餘皆不足言也臣伏見國家舊制百司細事如三司鞭一胥吏開封府補一廂鎮之類往往皆司馬文正公集

卷一三章奏

七

須奏聞崇政殿所引公事有軍人武藝國馬芻秣之類皆一一躬親閱視此蓋國初艱難權時之制施於今日頗傷煩碎陛下龍興撫運聖政惟新臣愚以爲宜令中書樞密院檢詳中外百司自來公事須申奏取旨及後殿所引公事其間不繫大體非人君所宜身親者悉從簡省委之有司陛下養性安身以專念人君之三職足以法天地之易簡致虞舜之無爲誠天下幸甚取進止

乞裁決機務上殿劄子

嘉祐八年八月二十七日

臣聞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陛下以明德令望

龍飛受命四海之內延頸傾耳渴聞聖政自踐祚以來於今五月而陛下深執謙遜端拱淵默群臣奏事一無可否中外之情深爲鬱邑曷者猶謂聖體未安今御殿聽政已遵舊式出入起居皆復常度而獨於萬幾未加裁決臣竊惑之詩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臣愚伏望陛下凡兩府及群臣奏事稍留神省察詢訪利害議論是非可則行之否則却之使四方翕然瞻仰聖德億兆群生不勝幸甚取進止

言醫官劄子

嘉祐八年九月一日上

司馬文正公集

卷十三

章奏

八

臣伏見舊醫官宋安道等四人昨以待先帝醫藥無狀降授諸州散官尋以陛下聖體不安大臣憂恐權留安道等診候御脉今已百有餘日陛下聖體終未平復安道等方術無驗較然可知而其人皆得罪於先帝臣謂陛下不宜赦其罪戾留在京師並乞發遣令赴貶所僧志緣本不曉醫但以妖妄惑人於江浙別本之間稱是診人六脉能知災福今亦出入禁庭叨忝章服察其療疾實無所益伏乞奪去紫衣放歸本州凡用醫之道在謹擇其人而專任之

然後良工得盡其術而功效可見今聞診御脉者常以十

數工拙相雜是非混殺發言進藥更相倚仗前跋後寔左
瞻右顧雖有俞扁之術將安所施於是彊者自專弱者附
會雷同比周共爲誣罔不顧聖體但爲身謀俱云脉氣平
和臟腑無疾然而旁側衆人竊觀形證豈得爲安寧復舊
如醫官所言哉日月愈深根柢益固四海憂畏焦心墜膽
臣愚伏望陛下思一身之安危繫群生之禍福深自重惜
不可因循博訪京邑四方通醫術者精擇一人使之專診
御脉聽用其言服食其藥若旬月之間全無應效則斥去
不用別更擇人如此必遇良醫痊復有日臣不勝區區伏
望聖慈少加采察天下幸甚取進止

司馬文正公集

卷十三

章奏

九

言醫官第二劄子

臣先曾上言以醫官宋安道等診候御脉日久方術無驗
乞行降黜別擇良醫使專其事考其功效以行賞罰自後
寂然不聞朝廷施行臣以爲聖體已安不復敢言今覩陛
下不親虞祭乃知疾疹殊未痊平臣子之心何以自安臣
竊聞宋安道等每奏皇太后及語大臣皆云陛下六脉平
和體中無疾今乃疾狀如此安道等不惟方術無效論其
面謾之罪亦宜誅殛矣且安道等侍先帝疾至於今日而

猶免於貶竄宜其無所懲戒不肯盡心也臣不知朝廷何
意再三惜此數人不爲國家正賞罰之法快天下之志也
夫以四海之廣捨此數人之外豈無良醫患在上之人不
求求而不得而不使使而不專故也臣聞臯者朝廷選
醫官數人皆委近臣試以難經素問考其通粗取合格者
以爲侍醫亦有不試而使與安道等雜處共事者夫良醫
繇性識敏達以平生所治之人考其得失探其精粹得之
於心未必皆讀古書也亦猶誦詩書者豈盡能治民讀孫
吳者豈盡能行兵今以難經素問試之是徒得記誦之人
司馬文正公集

卷十二

章奏

十

未嘗得醫人也安道等久在醫局專利忌前交結貴近更
相黨庇使外方新進醫人與之共處豈敢展其胸臆施其
方術哉是以一概混同而久不見功也今若精擇一人使
之專診御脉旬月之間考其應驗有功則加以重賞無功
則俟以嚴刑則術精者得盡其力術疏者不敢濫進矣臣
又聞病人能自知其病者未甚病也憎良藥而不受者病
在內拒之也今竊聞陛下不安如此而常自謂無疾則病
已深矣醫有良藥而陛下不服則已爲病所拒矣若陛下
不早覺悟而更求名醫強進良藥縱陛下不自惜柰宗廟

社稷何此臣所以痛心疾首前有鼎鑊而不敢避者也伏望陛下察臣兩次所奏罷黜醫人有罪無功者召募四方名醫委大臣精選一人使之專診御脉聽用其言服食其藥以旬月之期察其能否如前所云以保養聖神爲天下生民之福取進止

乞體量京西陝西災傷劄子

嘉祐八年九月十二日上

臣竊聞京西陝西兩路自夏末以來殊少雨澤秋田豐稔者所收不過五分枯旱之處所得尤薄而官司或務爲聚歛民有訴旱者不肯受接道塗嗷嗷頗多怨讟已有流移司馬文正公集卷十三章奏十一
就食佗方者况此兩路昨來供應山陵百姓最爲勞苦朝廷尤宜優恤伏望特降詔旨下兩路體量應有災傷之處倍加存撫寬其租稅敢有抑塞旱狀不爲收接者嚴加譴責庶使困窮之民有所赴訴取進止

論皇地祇劄子

嘉祐八年九月十九日上

臣伏見今月十九日以大行皇帝謚號奏告天地宗廟社稷皇地祇止於園止望告臣聞王者父天母地其尊一也是故孝經曰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今社稷之祀位爲上公猶特遣官奏告而皇地祇寓於南郊下同

廢食失尊卑之叙乖重輕之義考諸名體竊所未安欲乞
今後凡祭告皇地祇並遣兩府官一員詣北郊行事庶合
禮意取進止

言趙滋劄子

嘉祐八年九月
二十三日上

臣累會上言趙滋剛愎狂妄不可管軍及守邊必將敗事
近聞朝廷益加寵任今再知雄州臣愚瞽之言誠無足采
然竊聞曩時本路都轉運使唐介安撫使彭器承皆曾言
滋罪狀今朝廷使之再任彼三人者必不肯同心協力以
利公家但更相違戾窺伺得失雖容貌語言外相包容其
中心豈能坦然全無猜忌是朝廷激之使交鬪也若監司
將帥互相猜惡而欲使之安下民扞外敵臣竊以爲難矣
伏望朝廷念河北一路繫國家安危察滋所爲皆夸誕不
實授滋別路一閑慢差遣使上下之情各獲自安不唯邊
境保無佗慮亦滋一身之福也取進止

言趙滋第二劄子

臣先會上言趙滋爲人剛愎不可管軍朝廷不以爲信臣
亦自恐聞聽未審不敢復有所陳自後又聞滋對契丹使
人禮貌驕倨不遵舊式近者又聞本路帥臣奏滋任意行

事恐致引惹竊以景德以前契丹未和親之時戎車歲在
疆場日駭乘輿暴露於澶淵敵騎憑陵於齊鄆兩河之間
暴骨如莽先帝深惟安危之大體得失之至計親屈帝王
之尊與之約爲兄弟歲捐金帛以餌之聘問往來待以敵
國之禮陛下承統一遵故約夫豈以此爲不辱哉志存生
民故也是以兵革不用百姓阜安垂六十年今契丹所以
事中國之禮未有闕也爲邊臣者當訓卒乘繕器械以戒
不虞厚饗餼慎威儀以待使者內不失備外不失好以副
朝廷之意而已今滋數乘客氣以傲使人爭小勝以挑強

司馬文正公集

卷十三 章奏

三

敵苟爲夸大於目前以求一時之聲名而不顧國家永久
之患臣恐釁隙一開則朝廷未得高枕而卧也昔孫蒯毀
餅而曹衛構難鄆人漚管而魯國喪邑涉佗按手而晉失
諸侯女子爭桑而吳師入郢故禍常起於細微而事或
於所忽凡二國所以相交之道不可以不慎也雄州當敵
之衝平居則行李之所往來有事則戎馬之所出入典州
之將不可不精擇其人滋稟性狂狼恐不可久寘於彼乞
落軍職徙之內地毋使邊將相效爲國生事實天下幸甚

取進止

乞撤去福寧殿前尼女劄子

嘉祐八年九月二十九日上尋得旨

臣竊見大行皇帝梓宮在福寧殿自啓敢

音攢聚也謂聚木蓋觀而殯也

以來每日裝飾尼女置於殿前傳以粉黛衣之綺繡狀如
俳優又類戲劇臣不知其說果何謂也群臣見者無不駭
異或嘆其失禮或默有譏誚黷嫚神威莫甚於此殆非所
以裨助喪容觀示萬方伏望聖慈速令撤去孔子曰葬之
以禮此孝之大也臣願陛下因此特降聖旨下有司應將
來靈駕進發以至喪事凡儀仗送終之物有鄙俚無稽不
合禮典如此類者悉宜撤去無使四方之人有所觀笑取
司馬文正公集

卷十三 章奏

七

進止

言遣奠劄子

臣聞禮爲人後者爲之子也孔子曰人未有自致者也必
也親喪乎又曰喪事不敢不勉故天子卽位之初天下所
以瞻仰而歸心者唯在執喪盡禮而已矣恭惟仁宗皇帝
舉天下而授之陛下明睿獨斷人莫能間父母能生陛下
不能使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至於萬世子孫永饗天
祿皆仁宗皇帝之厚德不可忘也今靈駕發引遠就山陵
天長地久永無還期痛毒惻怛無甚於此伏望陛下至日

若聖體稍安行禮之際威儀容止動加矜慎擗踊哭位過於哀毀以竭孝思之至報罔極之恩結四海之心聳萬民之望盛德本基盡在於是不可不嚴畏也此雖聖明所自知然臣區區尙欲以塵露之微助山海之大庶幾萬一或有所益焉取進止

論後殿起居劄子

臣竊見國家從來以垂拱崇政爲便殿乘輿每旦先御垂拱退御崇政是以侍從近臣已於垂拱起居者非有執事奏對更不復至崇政近歲以來乘輿間日一御垂拱有司司馬文正公集卷十三章奏五不詳事體本末遂令學士待制乃爾省官只赴垂拱不赴崇政起居近以山陵未畢乘輿不御垂拱將近旬月學士以下遂廢起居之禮豈有名爲侍從近臣而動踰旬月不得瞻望黼宸臣恐朝廷之儀繇此相承寢益訛謬欲乞今後應乘輿不御前殿並令學士待制及兩省官赴後殿起居或以爲太廢卽令兩日一次起居取進止

論虞祭劄子

嘉祐八年十一月三日

臣聞禮旣葬而虞虞安也柩旣藏矣孝子不忍一日離其親恐精神彷徨無所依歸故祭以安之也然則虞者孝子

之事主人當親其禮非臣下所得攝也臣竊見今月三日
虞祭百官皆入就位而哭而陛下不親其禮使宗正卿攝
事臣竊惑之伏以永昭陵距京師猶五頓木主還未至之
時不可一日不虞故使群臣攝事今木主已達京師近在
內殿而有司不根禮意尙如塗中使群臣行事於親疎之
序有所不稱於哀恭之情有所未盡臣恐聞見之人不知
有司之失而歸責於陛下今未至卒哭尙有三虞欲望自
來日以後陛下親行其禮取進止

論虞祭第二劄子

司馬文正公集

卷十三

章奏

去

臣昨日上言虞祭者孝子之事非臣下所得攝乞陛下親
行其禮陛下不以臣言爲輕以爲得禮已降聖旨依臣所
奏今日禮儀既具百官在庭而陛下不出復使宗正卿攝
事在列之臣無不愕然自失且昨日有司不爲陛下設親
祭之禮猶可謂之有司之失若今日之事則咎將誰歸此
皆繇臣蠢愚以彰陛下之過臣之罪重惟陛下裁之臣聞
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孔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伏
望陛下來日雖聖體小有不康亦當勉強親行其禮以解

中外之惑取進止

司馬文正公集卷之十三終

司馬文正公集

卷十三

章奏

七

司馬文正公集卷之十四 平陽徐 昆后山

涂水喬人傑漢三重訂

章奏十二

濩澤張 鋹心鑄

言張茂則劄子

嘉祐八年十一月七日上

臣等竊聞祖宗舊制內臣年未五十不得克內侍省押班近除張茂則年方四十八今陛下踐祚之初尤宜謹守祖宗法度以御左右之臣示天下至公若茂則果有才幹可用雖更留此闕二年俟其年至然後授之又何晚也臣恐茂則一開此例則內臣攀援求進者多畫一之法從此隳司馬文正公集 卷十四 章奏 一

壞人人相效不可禁止不若正之於事初也臣等區區所為國家重惜在此而已取進止

乞放宮人劄子

嘉祐八年十一月十七日上

臣伏見前代帝王升遐之後後宮下陳者皆放之出宮還其親戚所以遂物情重人世省浮費遠嫌疑也竊惟先帝恭儉寡欲清約執禮後宮侍左右承寵渥者至少而享國日久歲增月積掖庭之間冗食頗眾陛下以哀恤之初未忍散遣今山陵祔廟大禮俱畢臣愚謂宜舉前代故事應先帝後宮非御幸有子及位號稍貴并職掌文書之人其

餘皆給與粧奩放遣出外各令歸其親戚或使任便適人書之史冊亦聖朝一美事也取進止

上皇太后疏

嘉祐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上

臣聞聖人之德使四海之外編戶之民皆輻湊而歸之如孝子之奉父母其故何哉推仁愛惻怛之誠以加之也故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夫四海至遠也編戶至微也誠之至也猶可以爲之父母况閭門之內血氣之親乎昔漢明德馬皇后無子明帝使養賈貴人之子烜以爲太子且謂之曰人不必自生子但患愛養不至耳后於是盡心撫

司馬文正公集

卷十四 章奏

二

育勞悴過於所生及明帝崩太子卽位是爲章帝章帝亦孝性淳篤思性天至母子慈愛始終無纖介之間前史載之以爲美談恭惟仁宗皇帝憂繼嗣之不立念宗廟之至重以皇帝仁孝聰明選擇於宗室之中使承大統不幸踐祚數日遽嬰疾疹雖殿下無視之慈無所不至然醫工不精藥石未效竊聞曩日疾勢稍增舉措言語不能自擇左右之人一一上聞致殿下以此之故不能堪忍兩宮之間微相責望群心憂駭不寒而慄方今仁宗皇帝新棄四海皇帝久疾未平天下之勢危於累卵惟恃兩宮和睦以自

安如天覆而地載也豈可效常人之家爭語言細故使有
絲毫之隙以爲宗廟社稷之憂哉臣是用日夜焦心隕涕
側足累息寧前死而盡言不敢幸生而塞嘿也伏以皇帝
內則仁宗同堂兄之子外則殿下之外甥婿自童幼之歲
殿下鞠育於宮中天下至親何以過此又仁宗立以爲皇
子殿下豈可不以仁宗之故特加愛念包容其過失耶况
皇帝在藩邸之時以至踐祚之初孝謹溫仁動繇禮法此
殿下所親見而明知也苟非疾疹亂其本性安得有此過
矣哉夫心者神明之主也若其有疾則精爽迷亂冥然無
司馬文正公集

卷十四 章奏

三

知言語動作不自省記不識親疎不擇貴賤此乃有疾者
之常不足怪也殿下聰明睿智天下之理無所不通豈可
責有疾之人以無疾之禮邪今殿下雖日夕憂勞徒自困
若終何所益以臣愚見莫若精擇醫工一二人以治皇帝
之疾旬月之間察其進退有效則加之以重賞無效則威
之以嚴刑未愈之間但宜深戒左右謹於侍衛其舉措語
言有不合常度者皆不得以聞庶幾不增殿下之憂憤殿
下惟寬釋聖慮和神養氣以安靖國家綱紀海內俟天地
垂祐聖躬痊復然後舉治平之業以授之不亦美乎古之

慈母有不孝之子猶能以至誠惻隱撫存愛養使之成性知非革心爲善况皇帝至孝之性稟之於天一旦疾愈清明復初其所以報答盛德豈云細哉臣之愚慮苦言盡此而已乞殿下更賜裁擇臣光昧死再拜上疏

上皇帝疏

嘉祐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上

臣先於四月二十七日及六月二十二日皆會上疏以陛下受仁宗皇帝之天下欲報之德當奉事皇太后孝謹撫諸公主慈愛勿使姦邪之人有所離間致兩宮有隙以上貽宗廟之憂下爲郡生之禍叩心瀝膽極其懇惻未審臣

司馬文正公集

卷一四 章奏

四

言得達聖聽或萬幾之繁未嘗奏御也此乃成敗之端安危之本不可不察臣聞漢章帝乃買貴人之子明帝使明德馬皇后母養之后盡心撫育勞瘁過於所生章帝亦孝性淳篤恩性天至母子慈愛始終無纖介之間馬氏三舅皆爲卿校列侯賈貴人終不加尊號賈氏親族無受寵榮者此前世美事今日所當法也詩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然則父母之恩不獨以其生已也拊畜長育居其大

半焉陛下自齟齬之年爲皇太后所鞠育恩亦至矣又况

今日爲仁宗皇帝之嗣承四海之大業乎臣謂陛下宜夙興夜寐昏定晨省親奉甘旨承順顏色無異於事僕王與夫人之時也近者道路之言頗異於是紛紛籍籍深可駭愕臣竊惟陛下孝恭之性著於平昔豈容一旦遽背變更蓋曩者聖體未安之時舉動語言或有差失不能自省而外人訛傳妄爲增飾必無事實雖然此等議論豈可使天下聞之也周書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欽德古人有言曰禦寒莫如重裘弭謗莫如自修陛下疾疹未平固無如之何若旣愈之後臣愚伏望陛下親詣皇太后閣克己自司馬文正公集

卷一四 章奏

五

責以謝前失温恭朝夕侍養左右先意承志動無滯禮使大孝之美純粹光顯過於未登大位之時如此則上下咸悅宗社永安今日道路妄傳之言何能爲損也古之至孝者雖有不慈之母猶能使之感悟驩悅回心易慮况皇太后聖善之德著聞四方自陛下有疾以來日夜泣涕禱於神祇憂勞困悴以冀陛下之安寧如耕者之望收涉者之求濟陛下豈不思有以慰安之也臣不勝區區干冒以聞乞留神采擇臣光昧死再拜上疏

乞開講筵劄子

嘉祐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上省使開講

臣伏觀講筵所告報依乾興年故事講論語讀史記續奏
聖旨直候來春臣聞傳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
古訓乃有獲又曰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然則學者
帝王之首務不可忽也況今陛下初臨大寶所宜朝夕延
訪群臣講求先王之至道覽觀前世之成敗以輔益聖德
緝熙大化不可但循近例以寒暑爲辭如此使下情何以
上通四方何以觀望殆非所以廣聰明宣令名也伏乞依
前降聖旨擇日開講筵取進止

言程戡劄子

嘉祐八年十一月三十日上

司馬文正公集

卷十四

章奏

六

臣伏觀制書宣徽南院使鄜延路經畧安撫使程戡加安
武軍節度使令再任臣聞官以待賢才賞以勸有功官非
其人則職事廢缺賞不當功則群臣解體程戡素無才術
少壯之時歷職中外猶無名迹爲人所稱况今老病昏懦
尤甚在鄜延苟且偷安以度日月爲吏兵所慢戎翟所輕
臣謂朝廷當因其歲滿授以冗秩別擇能臣以代其任今
乃寵以節鉞使居舊任外廷聞者無不駭愕臣竊以兩府
之外官尊祿厚無若節度使者群臣非有大功豈可輕授
臣不知程戡在鄜延曾有何功遽授此官萬一邊臣有能

立大功者朝廷當復以何官處之況陛下踐祚之初四方之人拭目傾耳觀聽朝廷之賞刑以占聖政而戡首蒙濫賞臣竊爲陛下惜之伏望聖慈追還前命別選賢才使守廊延庶合中外之望取進止

言程戡第二劄子

臣近曾上言廊延路經畧使程戡建節再任不合衆望乞追還前命事至今不聞施行臣竊以方今國家外患唯在西北二寇所以捍禦二寇唯在諸路經畧安撫使居此任者豈可不精擇其人程戡在廊延自以衰老畏人指目專

司馬文正公集

卷十四 章奏

七

務姑息取媚群小僚屬軍伍尙無稟畏况於外驛固所輕侮比年以來趙諒祚數違舊制易姓建官妄有邀求不尊朝命戡不能式遏而容納其使事之可否盡諉於朝廷則禦侮之臣將何所用事君不忠孰甚於此臣愚以爲凡御群臣之道若居官稱職衆所不及則當使之再任若立功立事爲人所知則當加之品秩今語其稱職則軍政不修語其立功則戎翟驕慢而朝廷寵命益優委任益厚臣恐將帥之臣宣力者無所勸而懷姦者得其志如此而望疆

場安靜四彙賓服臣竊以爲難矣所有程戡新受恩命伏

乞早賜追還取進止

言後宮等級劄子

嘉祐八年十一月二日上

臣聞王化之興始於閨門故易基乾坤詩首關雎前世皆擇良家子以充後宮位號等級各有員數祖宗之時猶有公卿大夫之女在宮掖者其始入宮皆須年十二三以下醫工診視防禁甚嚴近歲以來頗隳舊制內中下陳之人競置私身等級寢多無復限極監勒牙人使之僱買前後相繼無時暫絕致有軍營井市下俚婦女雜處其間不可辨識此等置之宮掖豈得爲便臣嘗念此不勝憤惋今陛下卽位之初百度惟新嬪嬙之官皆闕而未備臣謂宜當此之時定立制度依約古禮使後宮之人共爲幾等等者幾人若未足之時且虛其員數既足之後不可更增凡入宮皆須幼年未適人者若求乳母亦須選擇良家性行和謹者方得入宮傳之子孫爲萬世法此誠治亂之本福之原不可以爲細事而忽之取進止

司馬文正公集

卷十四

章奏

八

涂水喬人傑漢三重訂

章奏

濩澤張 鋹心鑑

乞延訪群臣上殿劄子

嘉祐八年十二月十五日

臣聞天尊地卑道之常也而周易乾下坤上謂之泰者蓋言人君降心以接臣人臣竭忠以事君然後上下交而其志同也若人君驕亢以自專人臣怠慢以自疎則上下之情不通而否道成焉是以孔子語舜之德曰舜好問而好察邇言其斯以爲舜乎竊見祖宗之時閑居無事常召侍司馬文正公集

卷十五 章奏

一

從近臣與之從容講論萬事至於文武朝士使臣選人凡得進見者往往召之使前親加訪問委曲詳悉無所不至所以然者一則欲使下情上通無所壅蔽二則欲知其人能否才器所任是以黜陟取捨皆得其宜太平之業繇此而致恭惟陛下潛德藩邸踰三十年一旦龍飛奄有四海雖聖質英睿得於天縱然與當世士大夫未甚相接民間情僞未甚盡知臣謂宜詔侍從近臣每日輪一員直資善

堂夜則宿於崇文院以備非時宣召若有事故請假則與以次官互換直宿其餘群臣進見及奏事者亦望聖慈稍

解嚴重細加訪問以開廣聰明裨益大政取進止

乞延訪群臣第二劄子

臣先曾上言乞詔侍從近臣每日輪一員直資善堂夜則宿於崇文院以備非時宣召若有事故請假則與以次官互換直宿以開廣聰明裨益大政至今未聞施行蓋陛下謙謹以皇太后同聽庶政未奉慈旨不敢擅召群臣與之議論今皇太后盡以四海之事歸於陛下出入起居頤指如意臣是敢重申前說乞少加采擇凡人牆之外目不見也里之前耳不聞也而天子奄有四海一日萬幾民之憂樂事之本末雖有聰明睿智之性若不問之於人何從知之是以太祖太宗雖起於側微猶日孜孜訪問群下至於小臣卒伍亦無所間絕故能紀綱四方創業垂統陛下生爲帝王子孫未嘗歷試於外天下之事豈能細知况先朝置直學士待制等職以爲侍從之臣若使之不得朝夕在左右備顧問將安用之所有每夜於崇文院輪宿自是舊制近年以來因循廢舉而行之有何所難伏望聖慈檢會臣前來所奏劄子內事節特賜施行取進止

乞延訪群臣第三劄子

臣前者兩次上言乞詔侍從近臣每日輪一員直資善堂
褻則宿於崇文院以備非時宣召若有事故請假則與以
次官互換直宿亦曾面奉德音云欲自以聖意宣諭政府
施行此事自今至後未聞施行臣不避煩瀆天聽再三進
言者蓋以爲國之要在於審察人材周知下情而已審察
人材之謂明周知下情之謂聰明則百官稱其職聰則萬
幾當其理百官稱其職萬幾當其理治之極也賢不肖混
殺之謂昏下情不上通之謂蔽昏則百職隳曠蔽則萬幾
乖戾百職隳曠萬幾乖戾亂之至也治極則安亂至則危

司馬文正公集

卷十五

章奏

三

故聰明昏蔽者治亂之大本也今陛下卽政之初厲精求
治而不以此事爲先欲以興隆祖業垂裕後昆是猶却行
而求及前人也故臣不得不勤勤懇懇爲陛下再三言之
書稱堯之德曰稽于衆舍己從人稱舜之德曰賓于四門
明四目達四聰故能咸熙庶績格于上下至今言聖人者
無不以二帝爲首何哉聰明故也秦二世納趙高之謀恐
譴舉不當見短於大臣而深拱禁中漢靈帝惑趙忠之言
謂人君登高則百姓散離而不敢登臺榭北齊後主志度
偷懦不喜見朝士非私昵未嘗交語隋煬帝沈湎滛泆常

在後宮盜賊滿天下恐人言之是以上下怨叛至於殺身滅國而終不自知後世言無道者無不以四君爲首何哉昏蔽故也太祖太宗起於側微天下艱難民間情僞無不備知然南面之日延訪群臣惟恐不及晝日不足繼之以夜下至役夫田婦無不詢察以盡其情用能創業垂統力致太平陛下以帝王子孫生長富貴朝士大夫素未相接耕織勞苦不經耳目當茲親政之始雖孜孜下問朝夕不倦以察人情猶恐不盡况深居九重非視朝之時不見群臣群臣非官位職事有例上殿無繇進見顯叩淵默以嚴重自居將使幽遠之民御免失職者何繇上聞疎賤之臣懷材蘊德者何繇自達哉國家安危之所分將於此乎在臣是以不勝憤懣區區盡忠重爲陛下陳之伏望陛下察爲國之要觀唐虞之所以興秦漢齊隋之所以亡繼祖宗之志以守太平之業檢會臣前來所奏兩劄子內事節早賜施行實天下幸甚取進止

言奉養上殿劄子

嘉祐八年十二月上

臣竊聞近日陛下聖體甚安奉事皇太后昏定晨省未嘗廢闕非獨群臣百姓之福乃宗廟社稷之福也陛下旣爲

仁宗皇帝之後皇太后卽陛下之母今濮王旣沒陛下平生孝養未盡之心不施之於皇太后將何所用哉臣聞君子受人一飯之恩猶不忍負之必思報答况皇太后有莫大之德三陛下豈可斯須忘之先帝立陛下爲嗣皇太后有居中之助一也及先帝晏駕之夜皇太后決定大策迎立聖明二也陛下踐祚數日而得疾不省人事中外衆心惶惑失措皇太后爲陛下攝理萬幾鎮安中外以俟痊愈三也有此一德者則陛下子子孫孫報之不盡况兼三德而有之陛下所以奉養之禮若有絲毫不備四海之人其

司馬文正公集

卷十五 章奏

五

謂陛下爲如何天地鬼神其謂陛下爲如何此不可以不留聖心也今陛下已能奉養如禮而臣復區區進言者誠欲陛下戒之慎之始終無倦外盡其恭內盡其愛使孝德日新令聞四達以叶天下之望保萬世之祿而已若萬一有無識小人以細末之事離間陛下母子不顧國家傾覆之憂而欲自營一身之利者願陛下付之有司明正其罪使天下曉然皆知陛下聖明仁孝不負大恩而讒佞不能間也取進止

臣累曾上言乞陛下加意奉養躬親萬幾言辭拙訥未蒙
采納臣竊惟當今切務無大於此是敢不避斧鉞重有敷
陳至於奉親之禮報德之義爲君之職訪善之道臣臯來
文字叙述已詳不敢復煩聖聽獨以目前利害言之陛下
試詳擇焉竊以皇太后母也陛下子也皇太后母儀天下
已三十年陛下新自藩邸入承大統若萬一兩宮有隙陛
下以爲誰逆誰順誰得誰失又仁宗皇帝恩德在民藏於
骨髓陛下受其大業而無以報之則何以慰天下之望若
陛下上失皇太后之愛下失百姓之望則雖有大寶之位

司馬文正公集

卷十五

章奏

六

將何以自安凡人主所以保國家者以有威福之柄也故
民畏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今陛下卽位將近暮年而朝
廷政事除拜賞罰一切委之大臣未嘗詢訪事之本末察
其是非有所與奪臣恐上下之人習以爲常威福之柄寢
有所移則雖有四海之業將何以自固位則不安業則不
固於陛下果何所利乎陛下必以爲事皇太后之禮止如
是亦不失矣親萬幾之務止如是亦無闕矣臣竊以爲不
可臣聞陛下昔在藩邸事濮王承順顏色備盡孝道凡宮
中之事濮王皆委陛下幹之無不平允陛下事皇太后當

一如濮王然後可視天下之政當一如宮中之事然後可
况濮王之親以恩皇太后之親以義其奉養之謹非特有
所加則無以取信也宮中之事小天下之事大其聽斷之
勤非特有所加則無以致治也儻奉養極其謹聽斷極其
勤則陛下仁孝之名流於萬世英睿之德達於四表宗廟
永安子孫蒙福於陛下有何所害而久不肯爲哉凡此利
害之明有如白黑取舍之易有如反掌陛下今日回意易
慮猶未爲晚若固守所見終無變更臣恐日月寢久釁隙
愈深不可復合威權已去不可復收後雖悔之亦無及已

司馬文正公集

卷一五 章奏

七

臣受國家累世大恩不敢愛死爲陛下極陳社稷之計肝
膽所蓄盡此而已伏望陛下少留意察之取進止

言奉養上殿第三劄子

臣近以私懇求鄉便一州伏蒙聖恩令宰臣宣諭以臣曩
所言事畧皆施行令臣且在諫院供職未得求出臣以驚
下之質生於盛明之世得備諫官爲幸已大况陛下謙恭
接下容受直言此乃愚臣千載一遇畢命報國之秋豈願
離去左右自棄於疎遠之地誠以父母墳墓久不展省人

子之心惶惶不安所以有此陳乞今忽奉聖旨宣諭如此

臣惶恐慙懼無地自容夙夜循省進退維谷臣竊惟鄉時
所言欲陛下以事濮王之禮事皇太后又欲陛下延訪群
臣躬親政事今陛下雖奉事皇太后加於往日猶未及事
濮王之時承顏順意曲盡歡心也雖省覽庶政猶未嘗訪
問群臣講治亂之切務也陛下若以二者爲止當如此則
兩宮之意無繇和洽萬幾之務無繇治辦禍亂之原尙在
太平之基尙遠臣雖日侍丹扆有何所益陛下若奉養之
禮日增月益訪求治道勤勞不倦若慈母歡忻於上百姓
安樂於下則臣雖在遠方亦猶在陛下之側也臣聞爲人

子者事其親而親不悅不敢怨也退而自責曰我之愛不
至歟愛至矣而猶不悅則曰我之禮不恭歟禮恭矣而猶
不悅則曰我之誠不盡歟誠旣盡矣則大孝之名達於四
海通於神明神明且猶助之而况人乎臣又聞爲人君者
視天下有一事不治以爲已過有一民失所以爲已憂天
下已安已治矣猶復思將來之患而豫防之天下未嘗無
事也在人君思與不思而已矣思之則治安不思則亂危
陛下儻能以此二者自勉則臣安敢廢公家之急而徇私
家之務乎取進止

言奉養上殿第四劄子

臣伏見陛下曩者卽位之初奉事皇太后虔恭欵至皇太后撫愛陛下恩渥周備數日之間慈孝之譽達於中外播於遠近聞者無不相慶自聖體不安旬月之間道路之人漸有異議皆云因任守忠等本不樂陛下爲嗣故於皇太后之處則言陛下與中宮之短於陛下與中宮之處則言皇太后之失遂使兩宮之心互相猜貳間隙一開猝難復合今陛下奮發英斷屏黜讒邪守忠等皆降逐出外中外之人不勝怵悅然臣愚竊恐皇太后尙未能盡知姦人之司馬文正公集

卷十五章奏

九

情與陛下所以斥去之意伏望陛下與中宮親詣皇太后閣頓首陳謝具述從來爲守忠等所誤致屢有違忤皇太后之意今守忠等旣去願與皇太后母子之恩一如舊日然後朝夕與中宮侍養左右膳羞藥餌躬親進獻承順顏色皆如臣庶之家母子婦姑之禮若左右之人尙有敢相離間者願陛下立行誅竄勿復有疑如此則讒慝黜遠內外雍睦善氣興行災沴消亡宗廟永安令聞長世若失此之際兩宮之歡不能復舊則恐長無可復之期豈惟當今天下之人以陛下爲非將傳於史策取譏萬世矣此皆聖

明所自知而臣復區區進言者欲陛下深更留意取進止

貢院定奪科場不用詩賦狀

治平元年四月十四日上

准中書送下天章閣待制判國子監呂公著劄子臣聞以言取人固未足以盡人之才今之科場格之以辭賦又不足以及觀言國家承平日久文物至盛學者莫不欲宗經嚮道至於浮華博習有不得已而爲之者先帝察取士之弊嘗集近臣之論形於詔文則曰本學校以教之然後可以求其行先策論則辨理者得盡其說簡程式則闕博者頗見其才雖丁寧申論而有司不能奉行竊聞昨來南省考

司馬文正公集

卷一五 章奏

十一

校始專用論策升黜議者頗以爲當臣猶恐四方疎遠未知所尙有司各持所見則人無適從欲乞今來科場更不用詩賦如未欲遽罷卽乞令第一場試論第二場試策第三場試詩賦每遇廷試亦以論壓詩賦爲先後升降之法庶成先帝之志永底人文之盛臣謬司學政盍進輿言如允所奏卽乞預行告示令本院定奪聞奏者當院看詳近世取人專用詩賦其爲弊法有識共知今來呂公著欲乞科場更不用詩賦委得允當然進士只試論策又似太簡

欲乞今後省試除論策外更試周易尚書毛詩周禮儀禮

春秋論語大義共十道爲一場其策只問時務所有進士帖經墨義一場從來不曾考校顯是虛設乞更不試御前除試論外更試時務策一道如此則舉人皆習經術不尙浮華若是依舊不能詩賦之時卽先試後試事歸一體別無損益今若罷去詩賦仍乞依呂公著起請預行告示使天下學者早得聞知

乞車駕早出祈雨劄子

治平元年四月十七日上

臣伏見權御史中丞王疇等建言乞陛下循真宗故事幸諸寺觀祈雨朝廷雖從其所請而講議選日已踰旬浹至

司馬文正公集

卷一五

章奏

七

今車駕未出衆論狐疑皆云事恐中輟臣愚竊以陛下踐祚已踰朞年京城百姓未聞屬車之音重以鄉者聖體不安遠方之人妄造事端訛言未息若聞車駕一出則遠近釋然莫不悅喜况今春少雨麥田枯旱禾種未入倉廩虛竭閭里饑愁陛下爲民父母當與之同其憂勞祈禱群神豈可晏然視之不以疚懷况詔命已降流聞四方若復遷延久而不出則道路之人愈增猜惑不若臯時初無此議也且王者以四海爲家故稱乘輿或稱行在今車駕蹙出

近在京城之內亦何必拘瞽史之言選擇時日而忘萬民

朝夕之急殆非成湯桑林周宣雲漢之意也臣愚伏望陛
下斷自聖志於一兩日之間車駕早出爲民祈雨以副中
外喁喁之望取進止

乞今後有犯惡逆不令長官自劾劄子

治平元年四月二十四日

上

臣竊以國家承百王之弊俗化陵夷不肖愚民犯誼侵禮
無所不至此朝廷所宜留意不可忽也昔賈誼歎秦俗之
薄惡以爲備艾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諄語抱哺
其子與公併偕婦姑不相悅則反唇而相稽以今閭巷之

司馬文正公集

卷十五 章奏

十一

民旦夕所爲如彼數者皆何足言近聞開封府屢有子殺
父母者相繼事發以京邑之中猶有如此悖逆之民况於
遠方教化之所不及哉臣竊見刑部格勅百姓間有犯惡
逆以上者州縣長官量事貶降隱而不言委錄事叅軍糾
察聞奏刑統叅詳條部內有犯惡逆以上罪者今後刺史
以上附表自劾以敦風教責與不責並聽勅裁朝廷近年
務行寬政更有故出人罪者率皆不問或小有失入則終
身廢棄以此民有謀殺及毆詈尊長者州縣之吏專務掩
蔽縱釋惟恐上聞往往止從杖罪斷遣少肯處以正法蓋

避自劾之耻務爲身謀遂使頑民益無顧憚名敦風教其實壞之王者之政當善善惡惡若寬此悖逆之民以爲仁政臣實愚淺未之前聞况教化之失風俗之弊任其責者豈特州縣長吏而已若長吏隱而不言乃使錄事叅軍糾察聞奏斯亦難矣臣愚伏望朝廷今後除去上件貶降長吏及附表自劾二條更不施行在京則委糾察刑獄畿內則委府界提點在外則委轉運使提點刑獄常切覺察州縣官吏如有敢將惡逆不孝不睦等罪寬縱隱蔽不依正法勘鞫斷遣者並畫時糾舉聞奏隨其輕重各以故出入

司馬文正公集

卷十五

章奏

三

罪論若上件諸司不糾舉者委臺諫官察訪聞奏取進止

乞延訪群臣第四劄子

治平元年八月初七日上

臣屢會上言乞詔侍從之臣每日輪一員直資善堂夜則宿於崇文院以備非時宣召亦曾面奉德音云候秋涼當頻有宣召今已秋涼尙未聞有曾被召之人臣始者上言之時竊見陛下欣然開納將謂卽時施行自後遷延日久聖意漸以爲難臣竊意內外之臣必有欺惑天聽沮難此事欲陛下常居禁中不與群下相接以壅蔽聰明專固權

寵者此豈忠臣之所爲而陛下之福耶臣願陛下深察此

情斷自聖志使之更直陛下每日聽政餘暇宮中無事之時特賜召對與之從容講論古今治體民間情僞使各竭其曾臆所有而陛下更加采擇是者取之非者捨之忠者進之邪者黜之如此則下情盡達聖德日新矣若以資善堂體例稍生則學士待制於崇文院輪宿自有舊條只乞陛下傳宣崇文院今後直宿者並須從早在彼祗候宣召其有事故請假者須與以次官互換直宿此事極不難行而所益甚大惟陛下留意取進止

言永昭陵建寺劄子

治平六年三月二十七日

司馬文正公集

卷十五

章奏

十四

臣竊聞近有中旨於永昭陵側別建一寺未知信否果如此竊恐不可何則宣祖太祖太宗三陵共有一寺若獨於眞宗仁宗各置一寺則是尊奉之禮踰於祖宗豈特於體理不順爲朝廷闕失亦是違先帝之孝心也議者或謂三陵共在一處永定永昭相去稍遠以此須別建一寺凡臣僚之家無人守墳乃於墳側置寺啗以微利使之守護種植而已至於國家守衛山陵有司備具置寺之處何較近遠若云資薦求福則死生之際人不能知釋氏所言虛實

難驗使亡者冥然無知則資薦之事有何所益果然有知

如釋氏所言則仁宗皇帝寬慈恭儉好生惡殺恩洽四海澤被萬物豈待別置一寺更度數僧然後得生天堂樂處也且仁宗皇帝晚年詔天下無名額寺屋及百間者並特與名額計創添寺額千有餘處據此功德宜享壽考無疆之福而數月之間宮車晏駕以此驗之佛不能爲人之福豈不顯然此皆皇太后與陛下所親見也今自國喪之後支給賞賜供奉山陵帑藏空虛賦役煩多百姓罷弊京西去秋不稔春復少雨正是朝廷宵衣旰食存恤之時乃復興此無名之役不急之費誠非中外所望也若萬一有益司馬文正公集

卷十五 章奏

五

於先帝群臣豈敢愛惜今逆禮傷孝蠹財勞人但使僧徒及監修之人因此爲名妄求恩澤以廣徼倖之路臣竊爲朝廷不取也伏望陛下與皇太后深思當今切務汲汲於富國安民息此無益之事以副天下之望其永昭陵寺只乞依前來指揮更不別置取進止

涂水喬人傑漢三重訂

章奏

獲澤張 鋹心鑄

言兩府遷官劄子

治平元年閏三月四日上

臣伏觀去歲陛下卽位之初兩府臣僚已各遷官今茲甫及明年一例又加恩命雖陛下褒優大臣務從豐厚而窮野竊議以爲近來國家官爵易得恩賞太頻柱石之臣當戮力同心共救此弊今若連年之內寵數便蕃恬然有之自以爲宜則何以率正化人抑塞僥倖因此恐大失天下司馬文正公集卷十六章奏一之望然則陛下愛之適所以傷之也臣竊料大臣亦不敢自安必當辭避願陛下因而聽之以成其美取進止

言兩府遷官第二劄子

臣近曾上言兩府臣僚遷官太頻恐失天下之望乞陛下聽其辭避以成其美未蒙采納臣非憎此數人嫉其遷官乃是欲全其令名使之輔佐陛下重惜大柄耳先帝親選賢明嘗以天下今陛下乃欲歸功大臣臣固知其入必不敢當也借使當日實曾贊成先帝聖意乃是欲安宗廟社稷若今日受賞則是預邀非常之福罪孰大焉然則陛下

質之是掩其盡忠之心使爲徇利之人何榮之有臣所謂欲全其令名者此也夫爵位者人主所以御羣臣之大柄也然品秩高下本皆虛名但以難得之故爲人所貴若其易得則爲人所賤譬如金玉珠璣苟或道路階庭處處有之則與瓦礫無異矣近歲以來官冗賞濫兩府大臣豈不素知今遇陛下卽政之初所宜開導聖聰以懲革斯弊今陛下以纘紹之際及聖體未安之時中外平寧爲兩府之功加以厚賞則宿衛將帥宗室外戚四方藩鎮內侍近臣皆有冀望若一一稱滿其意則國家官爵賤於泥土將無

以役使羣臣若抑而不與則人不自知更生觖望是始於推恩而終於聚怨也且輔佐之臣自於期年之間連併遷官而欲禁止他人之倖進誠亦難矣臣所謂欲使之輔佐陛下重惜大柄者此也或者陛下以爲曹侂無功尙加之使相况輔弼大臣當國家艱難之際輸力盡瘁不可不賞臣愚以爲不然陛下所以賞曹侂者非以爲功也乃以皇太后之德至深至厚無以爲報故褒崇元舅以慰母心今若緣此推恩次及后族次及兩府次及佗人則是曹侂隨衆遷官不爲優矣於皇太后之心何所慰哉然則陛下虛

捐盈恩而衆人皆以大例遷官何足爲喜也臣豈不知陛下欲褒賞大臣而臣區區不量其力以橫議干之非身之利然爲朝廷忠謀無恤其佗惟陛下察之取進止

乞罷修感慈塔劄子

治平元年五月十五日

臣伏聞感慈塔已有聖旨折修五層竊以開封府界京東京西河北河東陝西西川等路自去冬少雪今春少雨麥田已無所收昨得五月十三日雨方種秋田自後又經一月無雨萌芽始生隨復焦稿農民嗷嗷大率無食棄去鄉里流離道路顧妻賣子以接糒糧縣官倉廩素無蓄積贍

司馬文正公集

卷一六章奏

三

給軍衆猶恐不足固無贏餘可以賑貸陛下當此之際所宜側身刻意降服損膳以救其患而更修此佛塔以費國財臣竊以爲失緩急先後之務矣且此塔傾欹爲日已久借使更經數年不修於僧徒有何大害若百姓饑窮朝不及夕而國家不能收恤則老弱轉死溝壑壯者聚爲盜賊當是之時雖有千塔將安用之夫府庫之財皆生民膏血苟非事不得已安可輕費今有司旣諂苟且曾不爲陛下愛惜陛下又不以介意一皆聽之使四海蒼生將何所

依仰臣愚欲望陛下親發德音宣諭有司以今歲旱災且

罷修此塔及其餘不急之費有似此類者皆仰有司條奏以聞一切寢罷候佗年豐稔帑藏有餘然後徐議其事於聖政之初亦足以彰愛民之意爲盛美之一事也取進止
乞罷近臣恩命上殿劄子

臣昨者上言近歲官冗賞濫兩府大臣遇陛下卽政之初宜開導聖聰以懲革斯弊今陛下以紹續之際及聖體未安之時中外平寧爲兩府之功加以厚賞則宿衛將帥宗室外親四方藩鎮內侍近臣皆有冀望若一一稱滿其意則國家官爵賤如泥土將無以役使羣臣且輔佐之臣自

司馬文正公集

卷十六

章奏

四

於期年之間連併遷官則難以禁止佗人之倖進伏蒙陛下諭臣以兩府大臣皆有大功所以遷官佗人無功何敢輒望臣再三敷奏以陛下若寢兩府恩命則佗人自然不敢僥求若見兩府遷官則誰肯自謂無功不求榮進恐至時陛下亦不能裁抑兩府亦不敢執奏當時陛下聖意確然終不開納今兩府纔受恩命竊聞入內內侍省都都知任守忠等已一例遷官臣竊料向去其餘臣僚互相形比繼續遷官卒無窮蓋官爵者人主之利器所以驅策

羣臣制御四海今陛下曾不愛惜容易與人一至於此臣

竊惜之凡政令之行必自貴近爲始前者濫恩已施之於
貴臣不可復收若止之於近臣猶可救其大半所有任守
忠等恩命伏望聖慈特賜追還以塞向去僥倖之路取進
止

言爲治所先上殿劄子

治平元年五月十八日上

臣伏觀皇太后手書已罷聽政陛下欽承慈旨獨斷萬機
臣聞易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又曰正其始萬事理差之毫
釐謬之千里陛下雖踐祚期年於國家大政猶多所謙抑
雖時有處分皆常試小事非天下所以望於陛下者也曷

司馬文正公集

卷十六

章奏

五

時外間議者皆曰陛下聖體未安倦於聽覽及知聖體已
安又曰陛下上畏皇太后之嚴欲盡人子之禮避專命之
嫌韜韞聰明未敢施設今皇太后舉國家大柄盡付之陛
下則議者無復可言唯拭目傾耳以瞻望聖政而已矣陛
下當此之際治身治國舉措云爲不可不慎昔楊朱見衢
塗而泣謂其可以左可以右所差甚微所失甚大也人主
卽政之初亦榮辱安危之衢塗也故臣願陛下留聖心焉
臣聞治身莫先於孝治國莫先於公孔子曰孝德之本也
又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

人者謂之悖禮未有根絕而葉茂源涸而流長者也仁宗皇帝以四海大業授之陛下其恩德之大天地不足以爲比今登遐之後骨肉至親獨有皇太后與公主數人陛下所當日夜盡心竭力供承撫養以副仁宗皇帝之意曷者皇太后聽政之時左右侍衛之人不敢不恪求須之物無敢不備旣委去政柄臣竊慮有無識小人隨勢傾移侍奉懈慢供給有闕則天下之責皆歸陛下此不可不留意朝夕省察者也又若有不逞之人於兩宮之間刺探動靜拾掇語言外如效忠內實求媚以相構間者臣願陛下逆拒

司馬文正公集

卷十六

章奏

六

其辭執付有司加之顯戮誅一人則羣邪自退納一言而百讒俱進此乃禍亂之機不可不深察也臣聞國事聽於君家事聽於親臣愚以爲陛下在外朝之時刑賞黜陟之政當自以聖心決之至於禁庭之內取捨賜予事無大小不若皆稟於皇太后而後行陛下與中宮勿有所專如此則內外之體正尊卑之序明慈母歡忻於上臣民頌咏於下矣不然皇太后歸政之後若侍衛之人稍有怠惰求須之物小失供擬加以讒邪往與離間萬一有絲毫累及流聞於外或皇太后憂思不樂內生疾疢則陛下何以勝此

者於天下哉雖百善不能掩矣臣故曰治身必先於孝也
漢詔於好惡偏黨之際六反言之重之至也周任曰爲政
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大學曰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先
正其心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陛
下奮發宮邸入纂皇極爰自潛躍至於天飛舊恩宿怨豈
能盡無然今日卽政之初皆不可置於聖慮以害至正也
凡人君之要道在於進賢退不肖賞善罰惡而已賞祿者
天下之爵祿非以厚人君之所喜也刑罰者天下之刑罰
非以快人君之所怒也是故古者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

人於市與衆棄之明不敢以己之私心蓋天下之公議也
今以四海之廣百官之衆有賢有愚有善有惡比肩接迹
雜選並進臣願陛下少留聰明詳擇其間苟有才德高茂
合於人望者進之雖宿昔怨讐易棄也有器識庸下無補
於時者退之雖親暱姻婭勿取也有勵行立功爲世所推
者賞之雖意之所憎勿廢也有懷姦犯禁爲衆所疾者罰
之雖意之所愛勿赦也如此則野無遺賢朝無曠官爲善
者勸爲惡者懼上下悅服朝廷大治百姓蒙福祉永安
不然陛下若專居深宮自暇自逸威福之柄盡委大臣取

適目前不爲遠慮賢愚不分善惡共貫不則所進者皆平生所親愛所退者皆平生所不快所賞者皆諂諛而無功所罰者皆忠諒而無罪如此則中外解體紀綱隳紊羣生失所天下可憂矣臣故曰治國莫先於公也此二先者榮辱之大本安危之至要臣願陛下審思而力行之詩云豐臺文王令聞不已陛下誠能行此二者則盛德美譽滂沛洋溢近者傳誦遠者褒嘆不過旬月之間徧於天下達於四夷後日之政如順風吹毛乘高決水可以不勞而成功矣取進止

司馬文正公集

卷十六

章奏

八

論皇太后取索劄子

治平元年五月十九日上

臣竊聞兩府議定皇太后於諸處取索物色令本閣使臣以皇太后旨申牒逐處有司再具榜子奏聞候見御寶卽便供應臣熟思此一節事體恐未至穩便臣聞自來內中凡有所須止用御寶合同文字於諸司庫務取索諸司庫務卽時供應過後方申三司覆奏及行磨勘今來皇太后有所取索若一一須待本閣使臣申牒逐處再行覆奏候得御寶方敢供應臣愚竊慮行遣往復太爲迂迴萬一使

者解慢有司泥文皇太后緩急欲得藥餌什器之類細小

之物不能應時而至遷延經日有傷慈母之心則非陛下
以四海奉養之意也事雖至微當此之際小有不足所繫
甚大禮王及后世子之饜不會蓋優尊者不可限以多少
之數故也臣愚欲望陛下再令兩府大臣商量此事應皇
太后所取物色並令本閣使臣行文字與合同司一如陛
下聖旨所取出御寶合同文字下諸司庫務畫時供應仍
令合同司每日將本閣使臣文字繳連寶封別遣使臣進
呈皇太后以防矯偽如此則尊卑之體正孝養之禮盡取
進止

司馬文正公集

卷十六章奏

九

乞后族不推恩劄子

治平元年五月二十五日上

臣竊聞陛下欲加曹份使相皇太后再三不許又聞有聖
旨令皇后本家分析親的骨肉聞奏亦與推恩臣愚以爲
皇太后旣深執謙遜抑損外親則后族亦恐未宜褒進伏
望陛下宣諭兩府后族恩澤並未可施行且俟佗時徐議
其事一則示人子恭孝之心不敢使后族先於母黨二則
示人君卽政之初不可以爵祿待賢之具篤椒房之親其
於聖德益有光榮取進止

上皇太后疏

治平元年五月二十八日上

月日具位臣司馬光謹昧死再拜上疏皇太后殿下去歲
仁宗皇帝捐棄萬方皇帝嗣統之初憂哀成疾殿下念社
稷之重同聽庶政以安羣情今聖體復初四方無事殿下
推而不居自取安逸動靜之節無不合宜率土臣民孰不
稱頌臣不自量度欲成殿下之全美猶以螢燭之微明仰
俾日月之盛光伏惟殿下稍寬其罪而終聽其辭臣竊以
治家之道貴賤雖殊人情一也嘗觀天下士民之家其長
幼羣居長者或恩意不備衣食不豐幼者或容貌不恭語
言不遜若幼者孝恭而不怨長者慈惠而不責則上下雍
睦家道以興若幼者以爲怨長者以爲責則上下乖離家
道以衰其始相失也甚微而終爲禍也甚大又加以讒人
間之於是乎有父子相疑兄弟相疾亂虐並興無所不至
者矣凡閨門之內子婦有以孝恭之心至者則尊親當歡
然以慈愛之心接之若其有過則當以忠厚之心教之教
之備矣而猶不聽則雖責之可也罪之可也及其既改則
又當復以歡心接之不可以一忤顏色而終身惡之遂不
可解謝也故骨肉之間有威怒而無憎疾有詰責而無猜
忌此自古聖人所以御其親之道也臣竊惟皇帝皇后於

殿下兼內外之親幼蒙保育今日爲萬民父母享天下富貴孰云非殿下之力臣謂殿下固宜撫存愛念情同所生周旋保護以終大惠不可偶以纖介之失遂蓄久長之怒棄生成之厚恩取疏絕之深怨愚智所同知也皇帝去歲得疾之時禮貌言辭誠有可疑得罪於殿下者臣固已嘗言於殿下云不可責有疾之人以無疾之禮也凡醉而有過醒有可赦况有疾之人不自省知本非意之所欲爲豈可追數以爲罪咎邪皇后自童孺之歲朝暮遊戲於殿下之懷分甘哺果拊循煦嫗有恩無威今旣正位中宮得復

奉膳羞盥悅以事殿下其意恃昔日之愛不自疎外猶以童孺之心望於殿下故或有所求須不時滿意則愠對怨望不能盡如家人婦姑之禮殿下雖怒之責之固其宜也誰曰不可但事過之後殿下若遂棄之不復收恤憎疾如仇讎則臣以爲過矣臣在闕門之外無由知禁廷之事竊聞道路之言未詳虛實皆言近日皇帝與皇后奉事殿下恭勤之禮甚加於往時而殿下遇之太嚴接之太簡或時進見殿下雖賜之坐如待疎客語言相接不過數句須臾之間已復遣去如此母子之恩如何得達婦姑之禮如何

得施所以使之疑惑恐懼不敢自親者蓋以此也臣竊惟
殿下母儀天下踰三十年柔明之譽洽於中外皇帝龍潛
藩邸進德修業仁聖之望光于遠邇先帝以至公大義選
賢建嗣海內之人皆謂繼統之日慈孝之風必自家刑國
誠不意閭巷之民忽有今茲異論推其本原蓋由皇帝遇
疾之際宮省之內必有讒邪之人造飾語言互相間搆一
則欲詐效小忠以結殿下之知僥求祿利二則自知過失
素多畏嗣君之嚴有所不容三則欲竊弄權柄惡長君聰
明使已不得自恣是以日夜闖覬掇拾絲毫之失無不納
於殿下之耳殿下雖至聰哲不能無疑雖至仁慈不能無
怒皇帝以剛健之性屈於衆口無以自伸能不憤悒遂使
兩宮之間介然相失久而不解流聞于外致朝野之士有
敢竊議其是非者深可惜也今天誘其衷殿下濬發慈旨
卓然遠覽舉天下之政歸之皇帝此乃宗廟之靈生民之
福然臣竊料讒邪之人心如沸湯愈不自安力謀離間彼
皆自營一身之私非爲國家與殿下之計也臣願殿下深
察其情勿復聽納斥遠其人勿置左右召諭皇帝以嚮來
紛紛皆此屬所爲自今以後母子之間當坦然無疑皇帝

必涕泣拜伏感激摧謝然後兩宮之歡一皆如舊凡皇帝
皇后進見之際殿下宜賜以溫顏留之從容來往無時勿
加限絕或置酒語笑與之欣欣相待一如家人之禮如此
則殿下坐享孝養何樂如之心平氣和眉壽無疆國家又
安內外無患名譽光美垂於無窮與其信任讒慝猜防百
端終日戚戚憂憤生疾國家不寧禍亂橫生譏謗之言流
於後世二者得失相去遠矣且殿下既能以祖宗之業付
皇帝又能以大政授之而獨於恩禮之際終不能豁然回
心息怒其故何哉方今宮闈之中殿下骨肉至親止於皇

帝皇后長公主及皇子公主數人而已其餘皆行路之人
於殿下何若親者若不可結以恩信猜而遠之然則疎者
獨肯受殿下顧遇盡其死力終始無二乎夫貴莫貴於爲
天子之母富莫富於受四海之養今殿下有此富貴而不
能自樂親其所可疎疎其所可親使受恩之子婦彷徨而
不自安蹶踖而不敢進雖內懷反哺之心而無以施展臣
竊爲殿下惜之臣父子皆蒙先帝大恩擢於常調之中置
之侍從之列心非木石豈能暫忘今先帝晏駕之後臣雖
不避死亡以進忠直之言庶幾殿下母子和悅國家安寧

是臣所以爲報效也不勝區區激切之誠展布以聞惟留
神幸察臣光昧死再拜上疏

司馬文正公集

卷十六

古

司馬文正公集卷之十六終

司馬文正公集卷之十七

平陽徐

昆后山

涂水喬人傑漢三重訂

章奏十五

濩澤張

鉞心鑄

陳治要上殿劄子

治平元年七月十八日上

臣聞舜與臯陶賡歌相戒以明良爲美以叢脞爲非蓋以王者奄有四海君臨億兆若事無巨細皆以身親之則所得至寡所失至多矣古語有之曰察目睫者不能見百步察百步者亦不能見目睫非不欲兼之勢不可也是以明王總其大體執其樞要精選賢能以百職有功者賞有司馬文正公集

卷十七

章奏

一

罪者誅故處躬不勞而收功甚大用此道也臣伏見陛下自親政以來厲精求治孳孳不倦未明求衣日昃不食雖大禹之勤勞文王之懿恭無以過此然而政有本末事有細大舉其綱則百目張挈其領則衆毛理臣願陛下先其本後其末急其大緩其細擇人而任之此政之本也賞善而罰惡此事之大也陛下當先察羣臣之邪正與其材能之所堪然後思天下有某事不治者當使某人治之其公忠勤恪功效顯著者勸之以厚賞姦回惰慢無功敗事者威之以嚴刑如是則萬事無不舉兆民無不安陛下可以

高拱無爲而名配堯舜矣至於簿書之煩碎文法之微寔錢穀之出納體例之有無此乃羣臣百吏之所守非陛下所當留意也陛下著捨彼而取此則臣恐徒有大禹之勤勞而不獲其功文王之懿恭而不見其治也臣以獻替爲職遇陛下勤政之初虛心求諫此乃千載一時誠不敢以細末之事煩汗聰明伏望陛下深思此道乃自古及今致治之大本勿以爲汚濶陳熟之言而忽之則天下幸甚取進止

言任守忠劄子

治平元年七月十八日上

司馬文正公集

卷十七

章奏

二

臣竊聞入內內侍省都都知任守忠擅取奉宸庫金珠數萬兩獻遣中宮自以爲功仍受中宮賞賜外議籍籍無不駭愕伏以守忠從來罪惡極多不可遽數陛下體元繼統聖政方新守忠曾無畏憚益恣巧譖公取官物自眩私恩贊導椒房首爲侈靡既求權寵又分厚利姦邪之臣無大於此伏望陛下特發神斷以守忠付所司窮治所犯明正典刑以示天下取進止

言任守忠第二劄子

臣近會上言任守忠姦邪事迹乞正典刑未聞施行臣案

守忠懷姦罔上諂佞貪恠竊弄權柄固非一日專爲說
交構兩宮狡詐反覆陛下所知若非先帝聖明皇太后仁
慈則社稷可憂天位不安今又盜取庫物曲求容媚教中
宮爲不順陷陛下爲不義此而不誅典刑安用據守忠罪
惡臣久合奏陳但以陛下踐祚之初天威未振欲望陛下
親發英斷戮此大姦使內外之臣莫不震肅今聖恩容貸
已及歲餘外議皆言守忠以諂佞之故受陛下寵遇過於
先帝之時臣備位諫官不敢塞默守忠職在宮禁久專威
福若不早除恐別生事伏望陛下如臣前奏速以守忠付
所司窮治所犯肆之市朝以副天下之望取進止

司馬文正公集

卷十七 章奏

三

言任守忠第三劄子

次日守忠除保信軍節度副使蘄州守置

臣近者兩次上言任守忠姦邪事迹乞正典刑至今未聞
施行臣迫於忠懇不能自己竊見守忠早以小臣獲事先
帝幸蒙獎拔榮祿俱極日侍左右不能以忠言正道補益
萬分專以詖諧諂諛苟求悅媚其罪一也總領近侍委之
差遣而陵忽伺列與奪自恣附己則愛悅逆意則憎疾援
引親黨排抑孤寒任情徇私畧無顧避其罪二也從來所
受俸祿賞賜亦爲不少而資性貪恠老而益甚盜竊官物

受納貨賂金帛珍玩溢於私家第宅產業甲於京師聚斂之心曾無紀極其罪三也交結朋援專權據勢縱逞宵臆妄行威福所愛者雖有大罪掩蓋不言所惡者小有瑕疵糾摘成事使宮禁之內側足屏息畏憚守忠無以爲比其罪四也濮王之薨守忠監護葬事賣弄國恩輕蔑皇族乘其有喪巧奪財物所得甚多終不滿意遂誣長子宗懿以爲不孝使被譴謫感憤成疾以至沒身不能自雪其罪五也先帝以春秋寢高未有繼嗣深思宗廟生民之重屬意聖明固非一日而守忠陰蓄姦心沮壞大策深忌國家立司馬文正公集

卷十七

章奏

四

立有負恩之謗交構兩宮遂成深隙計其陰謀無所不至
賴皇太后聰明確然執義不可傾移不然禍變之興豈可
具道其罪八也及聖體既安皇太后恭還大政守忠不勸
導陛下以勤修子道承顏順意報荅盛德恢廣令譽而相
時隨勢斗時異炎涼欲詐輸新忠以巧遮舊惡用昔時讒
陛下之計爲今日讒皇太后之辭雖陛下未必聽受而使
皇太后聞之不能不以介意終日涕泣怛快成疾守忠但
欲左右反覆自爲身謀並不顧天下之人議陛下之善惡
其罪九也皇后正位尙新天下聳觀令德守忠輒爲皇后
畫策並不稟問皇太后矯傳教旨開祖靈寶藏擅取金珠
數萬兩以獻皇后旣取悅一時又坐享厚賜逆婦姑之禮
闕驕侈之源使皇后受其惡名而已身收其重利爲臣竊
邪孰甚於此其罪十也守忠有大罪十皆陛下所親見衆
人所共知其餘欺謾爲姦恣橫不法事類繁多不可勝言
誠國之大賊人之巨蠹伏望陛下盡發守忠之罪明示四
方斬於都市以懲姦慝取進止

言程戡施昌言劄子

治平元年七月二十八日上

臣竊聞近者夏國屢起事端邊境之變不可不備爲備之

要在於擇帥伏見鄜延路經畧使程戡資性姦回涇原路
經畧使施昌言老病昏昧皆以斗筲罷悞之才當折衝禦
侮之任平居之時未見有闕一旦警急必敗大事譬如開
門揖盜以肉餒虎臣竊爲國家危之伏望朝廷早擇智勇
之將以代其任二人並除致仕以安邊境之民戒偷祿之
臣取進止

言內侍差遣上殿劄子

治平元年上

臣曩時上殿伏見陛下宣諭以內臣差遣並一切委之都
知司臣當時已曾奏陳以爲非便今入內內侍省都都知

司馬文正公集

卷十七

章奏

六

任守忠恃此權勢背公立私奉之者坐獲進擢忤之者立
致排擯威福之柄盡在其手遂使宮禁之中畏憚其人過
於人主罪盈惡積幸賴陛下神斷已斥而去之然儻不收
還威福之柄則是去一守忠生一守忠終無益也臣愚伏
望陛下自今日已後除內臣常承差遣依舊令都知司定
差外其勾當御藥院內東門龍圖天章閣後苑化成殿延
福宮等處及非時差管勾裏外要切公事之人並乞陛下
親加選擢試之以事觀其爲人忠謹有功者則加賞拔姦
邪不職者則加貶退不必一一勘會資序檢尋體例如此

則誰不懷德畏威輸忠竭力豈獨內臣而已雖外朝之臣亦可用此道而治也取進止

貢院乞逐路取人狀

治平元年上

准中書批送下知封州柳材奏欲乞今後南省考試進士將開封國學鑠廳舉人試卷兌同糊名其諸道州府舉人試卷各以逐路糊名委封彌官於試卷上題以在京逐路字用印送考試官其南省所攷合格進士乞於在京逐路以分數裁定取人所貴國家科第均及中外如允所請伏乞下兩制詳定者右謹具如前當院今將簿籍勘會近歲

司馬文正公集

卷十七

章奏

七

三次科場內嘉祐三年國子監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一百一十八人及第者二十二入約五人中取一人開封府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二百七十八人及第者四十四人約六人中取一人河北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一百五十二人及第者五人約三十人中取一人京東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一百五十七人及第者五人梓州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六十三人及第者二人並約三十一人中取一人廣南東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九十七人及第者三人約三十二人中取一人荆湖南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六十九

人及第者二人約三十四人中取一人廣南西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三十八人利州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三十六人夔州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二十八人及第者各只一人河東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四十四人全無人及第嘉祐五年國子監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一百八人及第者二十八人開封府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二百六十六人及第者六十九人並約四人中取一人京東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一百五十人及第者五人約三十人中取一人荆湖南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六十九人及第者二人約三十四人中取一人廣南東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八十四人及第者二人約四十二人中取一人河東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四十一人陝西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一百一十三人及第者各只一人荆湖北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二十四人廣南西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六十三人夔州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三十二人並全無人及第嘉祐七年國子監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一百一十八人及第者三十八人約四人中取一人開封府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三百七人及第者六十六人約五人中取一人荆湖南路得解

及免解進士六十八人及第者二人約三十四人中取一人陝西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一百二十四人及第者二人約六十二人中取一人河北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一百五十四人河東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四十五人荆湖北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二十三人及第者各一人廣南東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七十七人廣南西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六十三人利州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二十八人並全無人及第以此比較在京及諸路舉人得失多少之數顯然大段不均蓋以朝廷每次科場所差試官率皆

兩制三館之人其所好尚卽成風俗在京舉人追趨時好易知體面淵源漸染文采自工使僻遠孤陋之人與之爲敵混同封彌考較長短勢不侔矣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邱者焉言雖微陋之處必有賢才不可誣也是以古之取士以郡國戶口多少爲率或以德行或以材能隨其所長各有所取近自族姻遠及彝狄無小無大不可遺也今或數路之中全無一人及第則所遺多矣國家用人之法非進士及第者不得美官非善爲賦詩論策者不得及第非遊學京師者不善爲賦詩論策以此之故使四方

學士皆棄背鄉里違去二親老於京師不復更歸其間亦有身負過惡或隱憂匿服不敢於鄉里取解者往往私買監牒妄冒戶貫於京師取解自間歲開科場以來遠方舉人憚於往還只在京師寄應者比舊尤多國家雖重爲科禁至於不用蔭贖然冒犯之人歲歲滋甚所以然者蓋由每次科場及第進士大率是國子監開封府解送之人則人之常情誰肯去此而就彼哉夫設美官厚利進取之塗以誘人於前而以苛法空文禁之於後是猶決洪河之尾而捧土以塞之其勢必不行矣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國家設賢能之科以俟四方之士豈可使京師詐妄之人獨得取之今來柳材所起請科場事件若依因行之委得中外均平事理允當可使孤遠者有望進達僑寓者各思還本土矣難者必曰國家比設封彌謄錄以盡至公其諸路舉人所以及第少於在京者自以文藝疎拙長短相形理宜黜退今若於封彌試卷上題在京逐路字號必慮試官挾私者用此得以用情是大不然國家設官分職以待賢能夫者道德器識以弼諧教化其次明察惠和以拊循州縣其次方略勇果以扞御侮小者刑獄錢穀以供給

役使豈可專取文藝之人欲以備百官濟萬事邪然則四方之人雖於文藝或有所短而其餘所長有益於公家之用者蓋亦多矣安可盡加棄斥使終身不仕邪凡試官挾私者不過徇其親知鄉黨今雖題逐路字號若試官欲徇其親知則一路之人共聚一處不知何者爲其親知若欲徇其鄉黨則一路之中所取自有分數豈敢偏於本路剩取一人以此言之雖題逐路字號試官亦無所容其私也今欲乞依柳材起請今後南省考試云云裁定取人若朝廷尙以爲有所嫌疑卽令封彌官將國子監開封府及

十八路臨時各以一字爲偏傍立號假若國子監盡用乾字開封府盡用坤字京東路盡用離字京西路盡用坎字爲偏傍其餘路分並依此例季知貢舉官於逐號之中考校文理善惡各隨其短長每十人中取一人奏名其不滿十人者六人以上亦取一人五人以下更不取人其親戚舉人別試者緣人數至少更不分別立號只依舊條衰同封彌分數取人其合該奏名者更不入南省奏名數內如允所奏乞降指揮下貢院遵守施行

